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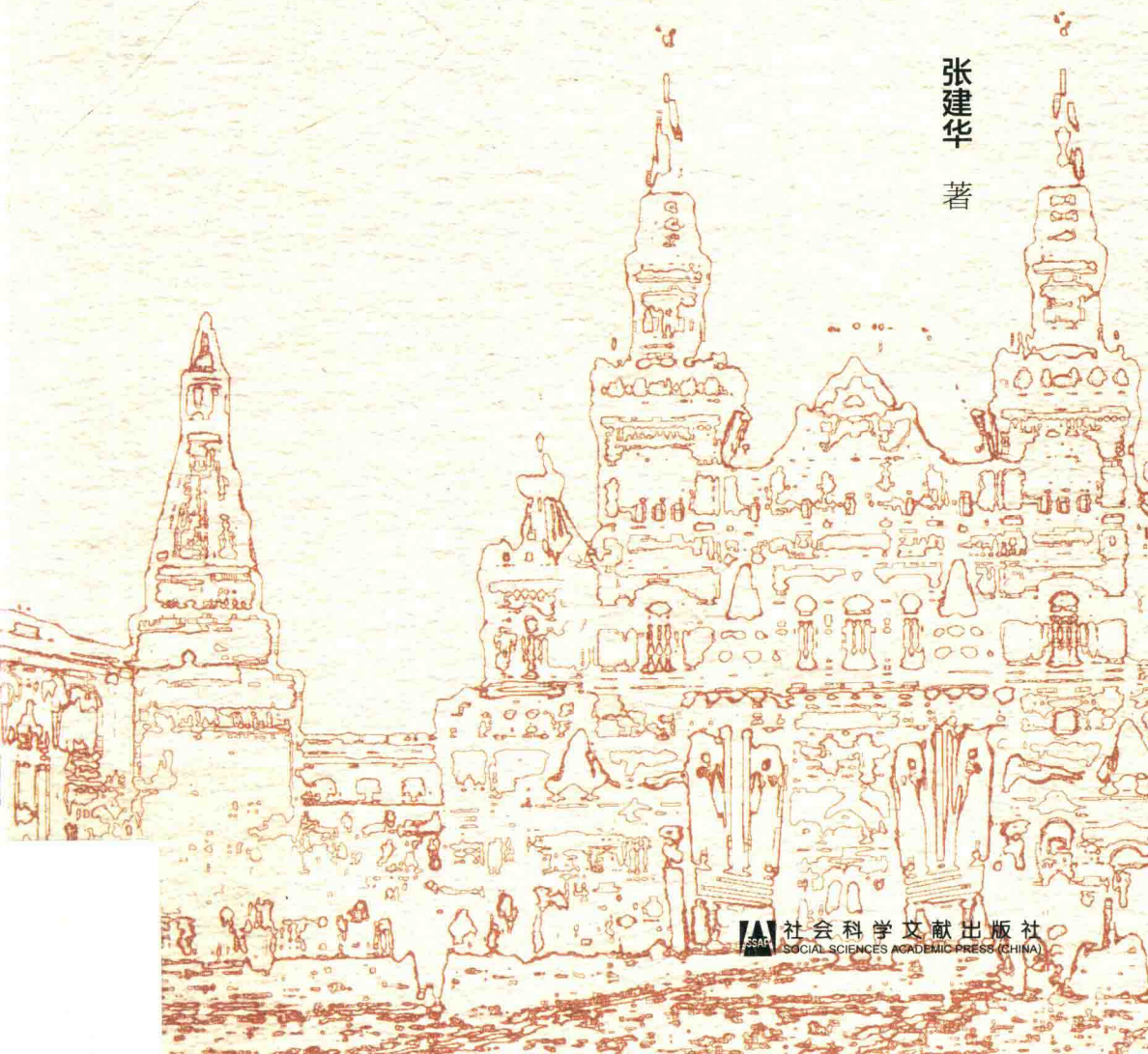
帝国

俄罗斯

『国家形象』变迁
与他者视野

幻象

张建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幻 帝 象 国

俄罗斯
“国家形象”变迁
与他者视野

张建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幻象：俄罗斯“国家形象”变迁与他者视野 /
张建华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8

ISBN 978-7-5201-2847-6

I. ①帝… II. ①张… III. ①俄罗斯-历史-研究
IV. ①K5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4002 号

帝国幻象：俄罗斯“国家形象”变迁与他者视野

著 者 / 张建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文稿编辑 / 李从坤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25 字 数：382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847-6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黑河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目 录

导论 帝国幻象：二百年俄罗斯“国家形象”变迁	1
一 所谓“国家形象”概念	1
二 俄罗斯帝国 196 年	3
三 “红色帝国” 69 年	8
四 关于本书书名及基本思路	16
第一章 告别帝俄：乔治·凯南视野中俄罗斯“帝国形象”的变迁 ...	23
一 横穿西伯利亚	24
二 俄国：“想象的双胞胎”	26
三 俄国：“野蛮的大监狱”	31
四 俄国：“邪恶的怪胎”	39
五 告别帝俄：万花筒般的俄国形象	44
第二章 迎接苏俄：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	47
一 彼此想象的中国与俄国	47
二 “东方情调”与“黄祸论”	52
三 西伯利亚铁路与“山东蛮子”	60
四 十月革命与华工大同	69
五 “我们的黄种兄弟”	72
第三章 黑白或灰：克伦斯基与俄国革命的另类标本	75
一 从边城才俊到“革命之子”	75

二	辉煌散尽后的“革命之敌”	80
三	共济会的“总书记”	83
四	回归知识分子	90
五	无处安放的孤寂灵魂	94
第四章 红都召唤：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们的“苏联”		98
一	快快去“红色麦加”	99
二	访苏者的不同视野	107
三	苏联光彩的背面	113
四	罗兰与纪德之分歧	117
第五章 黑旗飘扬：克鲁泡特金之死的中国印象		120
一	巨人之死	122
二	克鲁泡特金幽灵在中国	128
三	1921年：中国政治抉择的分水岭	134
四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绝唱	136
第六章 “红色恐怖”：“季诺维也夫信”事件及其苏俄形象		138
一	学术史述	138
二	“季诺维也夫信”事件始末	140
三	伪造和传播	144
四	“红色恐怖”在欧洲	148
第七章 虚实苏联：美国记者杜兰迪视野中的苏联形象		151
一	苏俄不受欢迎的记者	152
二	“斯大林的辩护士”	156
三	谁统治红色俄国？	159
四	蒸蒸日上的“红色经济”	166
五	“俄国有饥饿，但没有饥荒”	170

六 世纪评说杜兰迪	176
七 美国人“制造”杜兰迪?	180
 第八章 “回首俄国”: 索尔兹伯里眼中“苏联人民的命运”	186
一 关注红色中国和红色俄国	186
二 “苏联人民的命运”	189
三 走进普通苏联人的生活	193
四 谁代表苏联人民?	195
五 索尔兹伯里: 记者还是作家?	198
 第九章 正义之剑: 苏联空军援华及其与国统区的互识	201
一 揭开尘封往事	201
二 “中国上空的俄国鹰”	205
三 中苏形象互识	212
四 国统区的苏联人	219
五 再造苏联形象	222
 第十章 “政治解冻”: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的 反响	228
一 并非秘密的“秘密报告”	229
二 CIA 追踪“秘密报告”	234
三 中国共产党的反应	237
四 波兰的“波兹南事件”	239
五 匈牙利事件与难民潮	242
六 巨变+剧变: 自“秘密报告”始	250
 第十一章 认识苏联: 越南战争中的苏联军事专家与苏联形象	253
一 战争初期苏联的谨慎介入	255
二 密林深丛中的苏联军事专家	262

三 苏联军人的功勋	276
四 “热水澡”与“黑石子”	279
五 塑造“苏联形象”	282
六 苏联老兵的心声	292
 第十二章 看电影者：中苏电影中的“国家形象”与中苏关系变迁 ...	298
一 苏联舞台与银幕上的“中国形象”	298
二 “欢迎苏联电影”	302
三 《德尔苏·乌扎拉》与《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305
四 中国对《德尔苏·乌扎拉》的批判	310
五 电影背后的国际政治	318
六 中国电影中的“苏联形象”的变迁	322
七 《德尔苏·乌扎拉》的历史回声	326
 第十三章 “老莫”餐厅：从政治符号到文化符号的演变与“苏联形象” 在中国的变迁	330
一 政治符号：友谊与冲突	330
二 文化符号：饮食年代	336
三 影视文学中的“老莫”记忆	339
四 说不尽的“老莫”	340
 代结语 时间，前进！前进，达瓦里希！	349
一 “帝国学”与欧亚主义的诱惑	349
二 自我与他者：当代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建构	356
 参考文献	364
后 记	377

导论 帝国幻象：二百年俄罗斯 “国家形象”变迁

一 所谓“国家形象”概念

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共识结论，从结绳记事开始，人类即有了意识和认知能力，人类就已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观察那些超出感官接触范围的更为遥远的外部世界，然后再以语言、图画、文字或者其他方式进行交流并将此认知和记忆保存下来。按照文化传播学家的理论，“我们不得不从政治上去应付的这个世界，既产生于想象，也产生于见解，又产生于思想”。“他会逐渐在他的脑海中为自己制作一幅视线所不及的那个世界的可靠形象。”^① 这是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中的基本观点。

按照美国学者科特勒（Philip Kotler）给出的定义，“形象（image）是指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和印象”^②，按照传统学科分类，它属于传播学和文化学范畴。

在俄文中与英文 image 词意最为接近的名词是 образ，但近年来在俄文文献中较多地出现了 image 的俄文音译名词 имидж。在成书于 1935 ~ 1940 年，由著名语言学家乌沙科夫（Д.Н.Ушаков）主编的《俄语详解辞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只查到 образ，释义有 5 条。“1.

①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 20 ~ 21 页。

② Philip Kotler,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International, 1997.

书面语：外观，样子，肖像。”“2. 对于某人某物生动的视觉认识。”“3. 感觉上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形象。”“4. 在声音、文字，颜色等方面的思想上和感觉上的艺术反映。”“5. 由艺术家或演员角色创造的直观形象。”^① 1997年，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奥瑞科夫（С.И.Ожегов）在《俄语详解辞典》基础上主编并出版了《俄语辞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除收入 образ 外（其释义基本同《俄语详解辞典》），^② 第一次收入外来词 имидж。释义较为简单，“源自英文，书面语。有关某种内部形象、面貌的看法”（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чьёмн. внутреннем облике, образе）。^③ 这说明，имидж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前，在苏联和俄罗斯并未流行，是在俄罗斯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才正式进入当代俄语的。

当代俄罗斯哲学家和文化学家古列维奇（П. С. Гуревич）早在 1991 年曾对英文语境下的“形象”（image）和俄文语境下的“形象”（образ）进行了区分。^④ 他认为在涉及形象主题的西方专业文献中，“image”概念被用于认识反映在人们心灵上的客体形象的特征。因此，“image”概念意味着具有比客体的形象更广泛的意义，因为它既包括了可见（纯外部）的特征，也包括了不可见（纯想象）的特征，因此 образ 与 image 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同义词。^⑤ 比较而言，当代俄罗斯学者认为 образ 要比“舶来词”имидж 更能体现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特征。^⑥ 然而时下俄罗斯公共媒体和年轻一代则更喜欢使用 имидж 一词。因此俄文“国家形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则基本表述为 образ государства，但是近年来更多地表述为 имидж го-

① 参见《俄语详解辞典》网络版 <http://www.dict.t-mm.ru/ushakov/o/obraz.html>。

② 释义有：“1. 哲学。人的意识中物质世界的现象及物体反映的结果和想象的样式。2. 书面语。根据自己的形象和肖像创造的外观和样子。3. 关于某人某物鲜活的感受。4. 艺术。依据具体的个体现象对现实的普遍的艺术反映。5. 艺术中所展现的类型和性格。6. 某种顺序、方向和方式的东西。”参见《俄语辞典》网络版 <https://gufo.me/dict/ozhegov/образ>。

③ 参见《俄语辞典》网络版 <https://gufo.me/dict/ozhegov/имидж>。

④ 古列维奇在文中涉及 image 时使用的是英文原文，并未音译为 имидж。

⑤ Гуревич П. С.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имиджа: Типология телевизионного образа и парадоксы е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91. с. 199.

⑥ Деркача А. А. Перелыгиной Е. Б. и др.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миджология*.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6. с. 367 – 377.

сударства。

所谓“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按照早在1959年就在政治学领域首创此概念的美国学者博尔丁(K. E. Boulding)给出的定义,即是“对行为体——国家(behavioral units - country)的总体的认知、情感和评估结构”。^①

“形象”和“国家形象”已成为时下传播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常用概念,诸如此类的论述众多,不一而足。但涉及“国家形象”概念的使用,绝大多数学者将其视为对于“国家”(country)或“民族”(nation)的日常形态的个体的心理意识和集体的心理认同,它包含了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内容。也即行为体的主体——国家和公民把自身的道德、知识、伦理、科学、艺术等人文传统以及政治制度和经济成果向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全方位投射,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依照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Soft Power)理论,国家形象是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其集中体现为国家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吸引力。

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能够为一个国家赢得更广阔的国际生存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在国际事务中更高的可信度和更大的发言权。

二 俄罗斯帝国 196 年

1721年11月2日(俄历10月22日),沙皇彼得一世(Петр I),在北方战争的凯歌声中,签署诏令将俄罗斯国名改为“俄罗斯帝国”(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由此开始了俄罗斯的帝国历程。枢密院也发表文告,称彼得一世为“全俄罗斯大帝”(Вели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和“祖国之父”(Отец отечества)。^②伟大诗人普希金形容,“俄罗斯进入了欧洲,像一艘舰只在斧头咚咚的敲击声和大炮的阵阵轰鸣声中下水一

① K.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 No. 2, 1959.

② Агеева О. Г. Титул «император» и понятие «империя»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VIII века // *Мир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журнал*. 1999. No. 5.

样”。德国哲学家、《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的作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评价：“俄国历史上的致命人物是彼得大帝，因为，本来莫斯科的原始沙皇制度，甚至在今天还是适合于俄罗斯世界的唯一形式，但是，在彼得堡，它被扭曲成了西欧那些的能动形式。”^① 在另一位被尊称为“大帝”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统治下，俄国内部结构、国家趋势和国际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的34年（1762~1796）与彼得一世执政年代（1682~1725）构成了前后相连和辉煌的一百年，成为俄罗斯帝国最为鼎盛的黄金时代。

俄罗斯真正让欧洲人刮目相看则是在1812年战争后。1814年3月19日上午10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骑着已成阶下囚的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送给他的那匹名为埃克利普斯（Ecklips）的灰马，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和反法联军总司令、奥地利陆军元帅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公爵的陪同下，在来自反法联盟1000名将军的簇拥下，以胜利者姿态进入巴黎市区。这是18世纪彼得一世大规模推行西化改革以来，俄国沙皇第一次不是以法国文化的仰慕者的身份，而是以胜利者和征服者的身份走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Elysees）上。1814年6月2日，亚历山大一世接受英国牛津大学授予他的法学博士证书，似乎表明俄国沙皇也受到了英国人的仰慕。似乎俄国人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从弱邦到帝国的历程，似乎俄国人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乃至种族血缘上与欧洲人毫无二致了。

然而，这一切仍然是镜花缘式的“帝国幻象”。当俄国青年贵族军官们贪婪地呼吸着欧洲的“自由和平等”空气时，当粗鲁的哥萨克士兵在巴黎咖啡馆里大声地喊着“快！快！”（быстро! быстро!）^②时，在欧洲人眼中，俄国和俄国人仍然是“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 of Europe）。

①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小林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第384页。

② “快餐店”的法文为bistro即来自быстр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后bistro又作为时髦的法国文化进入俄国，音译为俄文的быстро（“酒吧”或“咖啡馆”）。

因此，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领袖的彼斯特尔（П. И. Пестель）感叹：“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就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受侮辱吗？”^① 后来成为西方派代表人物的恰达耶夫（П. Я. Чаадаев）也有同感，他在轰动一时的《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中写道：“我们推翻了异族的统治，我们与大家庭的脱离，却妨碍了我们去运用这一时期在我们的西方兄弟那儿出现的思想，这时，我们落入了更为残酷的被奴役境地，而且，这种奴役还被我们的胜利这一事实所神圣化。”^②

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1年曾赴美国短期考察，随后在1835年出版了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在书中，他详细、生动地描述和评价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性别问题、少数族裔、司法制度等等问题，展现了心目中的美国的“国家形象”。然而在上卷的“结论”部分，托克维尔却将神来之笔突然转向俄国，将俄国人和美国人这两个“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做了比较，并且还做出了世纪预言：“当今世界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这两个民族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壮大起来。当人们的视线只顾他处的时候，他们突然跻身于各国之前列，而且全世界也几乎同时承认他们的存在和强大。其他民族好像已经接近他们发展的自然极限，除保持原状而别无他图，而这两个民族却在不断壮大。其他民族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因历尽千辛万苦地前进。唯有这两个民族，正在沿着一条看不到止境的道路轻松而神速地前进。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是用士兵的剑进行的。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力量和智慧，而不予限制。而为此目的，俄国入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

① Дмитрийев С. С. *Хрест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М., 1949, Т. 2. с. 145.

②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刘文飞译，作家出版社，1998，第44、199页。

一个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行动的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行动手段。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①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书的正文部分，托克维克只字未提“俄国”，更值得一提的是，托克维尔终生没有去过俄国，但上述论述不正是他心目中的俄国的“国家形象”吗？

因此，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国家形象对于欧洲人来说仍然是模糊和陌生的。

美国著名旅行家、记者兼学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② 在1865～1901年先后五次游历俄国，不仅访问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都市，还深入外省以及西伯利亚进行实地考察。他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中向美国社会展现了他对俄国国家形象的认识过程，即从最初的“遥远的朋友”（distant friend）和“想象的双胞胎”（imaginary twin），最后定位于“野蛮的监狱”（barbaric prison）和“邪恶的怪胎”（evil freak）。

自17世纪初叶，中国与俄罗斯两大民族和两种文化开始发生了碰撞。但是长期以来，两国政府对对方的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国土面积、民族习俗都不甚了解。在清代早期官方的文书档案中，曾经长期把俄国视为原金帐汗国的一个小藩国，因此称俄国沙皇为察罕汗。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才统称为“俄罗斯国君”。在清代早期的文书和档案中，对俄罗斯的国名也无统一的译法，有“罗刹”“罗禅”“俄罗斯”“翰罗斯”“鄂罗斯”“察罕汗国”等称呼，17世纪30年代后的外交档案中才较多地称“俄罗斯”。

朝鲜重臣、身为吏朝参议的金景善（字汝行，谥贞文，1788～1853）在19世纪30年代以书状官身份出使北京，其间与俄罗斯人多有交往，并著有《鄂罗斯馆记》（1832）。其中记载：“鄂罗斯或称阿罗斯，或称俄罗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527～528页。

② 在美国社会赫赫有名的凯南家族中，还有一位与乔治·凯南同名者，就是史学界更为熟知的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弗罗斯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16～2005.3.17），前者是后者的叔叔。因此当两者并列时，学术界又习惯地称前者为“老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the elder）。详情见本书第一章。

斯。以其人皆鼻大，故或称大鼻挞子，即蒙古别种也。”^①这足以说明，即使在见多识广的朝鲜官员和知识分子眼中，俄罗斯人不过是蒙古人、鞑靼人之遗族罢了。

关于帝俄的国家形象，欧美学界和社会早已开始研究。

乔治·凯南不仅是考察的亲历者，亦是研究的行进者。他陆续出版了《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8）、《西伯利亚露营》（载《普特那姆》；“Camping Out in Siberia”, *Putnam's Monthly Magazine*, Volume: 12, Issue: 9, Sept 1868）、《堪察加的帐篷生活》（载《普特那姆》；“Tent - Life in Kamchatka”, *Putnam's Monthly Magazine*, Volume: 14, Issue: 23, Nov 1869）、《西伯利亚：流放地》（载《美国地理社会杂志》；“Siberia: The Exiles' Abod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Vol. 14, 1882）。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如安切尔（Eugene Anshel）的《美国的俄国形象（1775～1917年）》（*The American Image of Russia, 1775-1917*,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74），列文（Dominic Lieven）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它的竞争对手》（*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福格林森（Davis S. Foglesong）的《美国使命和“邪恶帝国”：1881年以来的“自由俄国”运动》（*The American Mission and the "Evil Empire": The Crusade for a "Free Russia" since 18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索罗（Norman E. Saul）所著的两卷本《遥远的朋友：美国 and 俄国 1763～1867》（*Distant Frien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1763-1867*,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和《友谊与冲突：美国与俄国 1867～1914》（*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1867-1914*, Lawrence, Kan.: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6），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哈根（Mark von Hagen）的《俄罗斯帝国：空间、民众、权力，1700～1930年》（*Russian Empire: Space, People, Power, 1700-193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布莱恩·J. 波克（Brian J. Boeck）的《帝国的边界——彼得一世时期哥萨克群

①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第48页。

体和帝国构建》（*Imperial Boundaries: Cossack Communities and Empire - Building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等。

三 “红色帝国” 69 年

进入 20 世纪，俄国发生了让欧洲人和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翻天覆地的巨变。短短的 12 年内，俄国发生了三次革命，尤其是 1917 年二月革命顷刻将帝制推翻，随即又发生更为激进的十月革命。因此，目瞪口呆的欧美政府和社会最初只能以试探的方式感受俄国国家形象的巨变：全民哗变—帝制被推翻—共和制垮台—布尔什维克胜利—红色苏联的建立。

红色之于苏联，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颜色。俄罗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碎了传统的世界政治版图。“红色俄国”“红色苏联”“红色政权”“红色领袖”，这一个个鲜活的政治和历史符号，为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著名红色诗人马雅科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创作了长诗《苏联护照》（*Стихи о советском паспорте*），他自豪地写道：“我潇洒地从宽大的裤兜里掏出这无价之宝。念一念！羡慕我吧！我是苏联公民。”（Я достаю из широких штанин дубликатом бесценного груза. Читайте, завидуйте, я — гражданин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①

在 1917 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美国并没有急于对俄国局势的剧变发表看法。为此美国陆续派出鲁特代表团^②、史蒂文森代表团^③到俄国来考察，并形成报告报送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和美国国

① 参见 <http://pishi-stihi.ru/stihi-o-sovetskom-pasporte-mayakovskij.html>。

② 该代表团团长为美国原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1917 年 6 月 3 日至 7 月 10 日，代表团访问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代表团的使命是考察俄国临时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其他俄国政党的潜力，以及对俄国社会各方面进行观察，从而为美国政府做出正确的对俄援助政策提供准确的依据。

③ 该代表团团长是美国铁路工程师史蒂文森（John F. Stevens），与鲁特代表团基本同时，成员有铁路机械工程师乔治·吉布斯（George Gibbs）、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Baltimore—Ohio Railway）顾问约翰·E. 格雷纳（John E. Greiner）、土木工程师达林（W. L. Darling）和沃巴什货车公司经理米勒（Henry Miller），主要任务是考察俄国的交通运输问题。

会。但是美国政府很快就失望了，并且积极参与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美国与苏俄（苏联）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直至1933年11月17日凌晨0点46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М. М. Литвинов）和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白宫签署正式建交协议书。当天早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向全世界播发了美国和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闻。罗斯福兴奋地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现已建立起来的关系永远正常，永远友好。为了相互的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两国人民将能够一直合作下去。”^①

于是，苏联的国家形象发生了变化，由敌人变成友邦。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和罗斯福携手主导了同盟国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的重大决策。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1941年6月23日），罗斯福即宣布：“凡是抵抗法西斯‘轴心国’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在内，都将得到美国的援助。”斯大林闻讯非常高兴，他对“美国人说话算数感到十分满意”，他请转告“我的老朋友”，“现在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了”。^②

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终于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前。罗斯福私下里告诉属下：“坚冰已经打破，我们像伙伴和兄弟那样交谈。”1945年4月25日，分别来自西线和东线战场的美苏军队在德国的易北河会师。8月12日是苏联体育节，斯大林邀请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访问苏联，并邀请他登上克里姆林宫前列宁墓上的检阅台，标志着美苏之间的合作关系达到了巅峰状态，也标志着美国社会视野下的积极的和正面的苏联国家形象达到了最为辉煌耀眼时刻。

在苏联作家的笔下，美国的国家形象同样立即发生了变化。著名作家西蒙诺夫（М. П. Симонов）在创作的《美国人》（Американцы）中表现了美国人是快乐的伙伴、纪念品收集爱好者、与苏联人具有一样品质的真正战士。作家波列伏依（Б. Н. Полевой）在作品中宣称：“俄罗斯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高山，谁想以身试法，他就是不知死活。”^③ 美国好莱坞也

①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第171页。

② 张建华：《俄国史》，第185页。

③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формбюро... 1941 - 1945.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и очерки военных лет М., 1984. Т. I. с. 191.